

族 途 集

李若冰著



綠 途 集

李若冰 著



封面设计：方 鄂 秦

旅 途 集

李若冰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5.25印张 2插页 110千字

1984年9月北京第1版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册 定价0.55元

目 次

《旅途集》序	李若冰	1
呵,绿色的树的海洋		3
在海洋的胸膛上航行		11
汽车城的崛起		21
在三门峡眺望		38
宝成线纪行		44
前进,青年创业者		65
心里的春天		86
记一个农民的儿子		105

跨入知识的门槛	117
——记王保京和农民伙伴上大学	
昆仑飞瀑	131
察尔汗盐湖的报告	137
致尔斯库勒湖	147
寄自依吞布拉克山	154
阳 关 梦	160

《旅途集》序

李若冰

我从小就喜欢山沟，在那儿度过了至今依然眷恋的年月。虽然，我降生在三秦平原，但不知是命运的驱使，还是生性好动，我不安于在原地兜圈子。于是，我儿时就爬上黄土高原，钻进了深山见谷里，泡在了甜蜜的延河中。我感到生活得很快慰，很欢畅，几乎没想过要离开这儿。即使在这儿过一辈子，那也再称心不过了。

生活的轨道，历史的演变，并不是少年的梦幻。直至现在，我还记忆鲜明，当我随军挺进大西北，来到高原金锁关的时刻，眺望那绿茸茸的八百里秦川，那渺茫无涯的大千世界，心里不觉豁然开朗，胸怀宽大起来。此刻，我想的是，如果能做个旅行者有多好，我将跑个够，跑遍大西北，跑遍名山大川，跑遍中华大地每个角落……

我的愿望虽说是天真的，但也的确开始了自己的旅程。我自觉越想写点什么，就越渴求生活。此后，我走向河西走廊，走向柴达木盆地，和野外地质勘探者一起跋涉。我登上祁连山，钻入昆仑山，和拓荒者一起分享欢乐。面对人类罕至的不毛之地，风沙弥漫的大戈壁滩，开拓者承受着大自然的袭击，而又顽强地

征服着大自然，他们经历的艰辛、困苦和创造生活的斗争，时常使我感动得落泪。我在大西北旅途中，最初留下的一些笔迹，已收入散文集《柴达木手记》里。编在这个集子里的几篇，是我新近第三次进入柴达木盆地的片断记录。

我在旅途中感受到，生活里蕴含着许多非常可爱的东西，许多令人倾倒的事物。我一面跑，一面写，总也跑不够，写不完。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忘却，第一次领略小兴安岭大森林风光的心境；第一次乘坐我国自造的海轮航行的激情；第一次登临三门峡的感觉；第一次目睹火车盘山穿越秦岭的壮观场面；第一次等待我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诞生的一刹那……我感到幸运，旅途所见多半是第一次。我自知写得很匆忙，很粗糙，但第一次的记忆是新鲜的，忘不掉的。路，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嘛！

生活海洋无比壮阔，使人美不胜收。我尝受到旅途中的快乐。从沙漠到绿洲，从黄河源到海湾，从昆仑山到长白山，从城镇到农村，我感到视野渐渐扩大起来。而我感受最深的是活跃在中国土地上的创业者。我几乎来不及雕琢，以写实的方法，记载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个普通农民在科学实验上的追求，一个家庭妇女在生活中的苦与乐，一群待业的少男少女如何对待人生，……他们留下的历史业绩令人尊敬。这也是我为什么重编这个集子的缘故。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觉得自己仍然处在旅途中。我走的路还不多，我写得还太少，而且老不满意自己，还应继续在创作旅途上奋进。因此，我给集子取名《旅途集》，并就教于读者。

1984年5月于长安



呵，绿色的树的海洋

朝霞，伸展开了翅膀。太阳，正在从东方升起。

这时候呵，我亲爱的伙伴们，你站在小兴安岭中间，会尝受到怎样一种美感？那亮晶晶的深红色的朝霞，带着它特有的绚丽的光辉，带着清新的早晨的空气，透过了飘流在林海上空的薄雾，透过了针叶树丛、白桦树丛，它是这么动情地亲吻着你的面颊，亲吻着湿润的草地，亲吻着祖国的森林大地呵！

这时候，突然间，你会看见一只啄木鸟，发出短促的银铃般的叫声，从树丛透过来的霞光中闪过，接着就传来了一种轻快的有节奏的“嘎嘎嘎”啄木的声音。这声音是多么好听，悦耳！随着啄木鸟勤劳的声音，那些各色的花雀和花鸟，就在祖国的大森林中，任意地飞奔，尽情地欢叫了！

这时候，我踱着步，向森林深处走去。我很想跟鸟儿一起唱一支歌，唱一支森林的歌。应该用什么好的音调，用什么好的词句来歌唱祖国的森林呢？眨眼间，我想起了乘坐森林小火车，到小兴安岭中来的时候，遇见过一个腰缠枪弹的猎人。他的黑红的面孔，魁梧的身材和握着双筒枪的英姿，都使你觉得他的生活是豪迈的。他友好地斜视着我，把双筒枪向窗外摆了一下，简单而又深情地说：“你看呗，这小兴安岭是树的海洋！”

呵，绿色的树的海洋！猎人说出了多么好的诗句！猎人的

话，久久地响在我的心里。现在，我不正是处在树海的怀抱中？抬起头来，参天的红松和鱼鳞松、落叶松，用它们伞状的枝桠遮住了天。低下头来，挺立在草丛中的珍珠梅，和红色的黄色的花朵，编织着多彩的森林的大地。那些森林中特有的大大的黑绿色凤蝶，它们成双成对地飞舞着，扑采着花草的香粉。看起来，眼前的一切使人沉醉！

呵，绿色的树的海洋！我向前走着。迎着朝霞，迎着太阳最初投射出来的光芒，我又隐约地听见了远处一阵电锯的声响，随即又传来了伐木者的深长的喊号声，“上——山——倒！”在密林中，这种喊号声和啄木鸟银铃般的叫声一起，听起来和谐，优美！在密林中，这种喊号声使人觉得异常亲切。因为，听见了喊号声，你就不会觉得寂寞孤独，你就会晓得树海中有伐木人的活动。

我被吸引着，顺着喊号声走去。当我钻过丛林，走到山腰的时候，看见一个青年提着弓弦似的电锯，正在欣赏着刚刚放下来的一棵粗大的红松。另外一个青年用双手抚摸着树身，咧嘴笑着，对伙伴说：“喝，真壮实呀！”

这个抚摸着树身的青年，他的笑容里含着一种对树的爱的感情！

我问：“你叫什么？”

他说：“刘汉田。”

刘汉田告诉我说，他今年二十四岁，十九岁的时候，就参加了伐木工人的队伍。现在带岭第二伐木场绞盘机工段做电锯工。他指着那个掌电锯的伙伴说，他们在一起工作已经有五年多了。去年，他领着年轻的妻子住进了森林。“当然，我们准备在森林里过一辈子的！祖国的建设需要多少木材呢！”

刘汉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在他的柳条帽下，两只聪明的眼睛，始终流露着愉快安详的笑容。

在小兴安岭中，在艰苦的森林生活中，我不管走到哪个林场，哪个工段，都遇见过许多这样的青年伐木者。他们的言谈，自然地流露出对自己选择的事业的那种满意的样子，流露出以能参加祖国林业建设而自豪的情绪。这怎么不使人感动呢？在林业工人养老院里，一个头发斑白的伐木工对我说：“过去，在林子干活的人，把森林看做坟墓。人只要有出路，哪怕一线出路，谁还会到林子里来受苦！”然而，今天，刘汉田和许多青年，是自愿到森林里来的，而且，觉得在大森林里生活对于他们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下——山——倒！”刘汉田又喊号子了。

“哗啦啦”一阵巨响，又一棵红松，从他们的脚前，向山下倒去了。

刘汉田和他的伙伴，又为祖国采伐了一根木材，又为社会主义大厦增添了一根大梁！

这时候，我顺着他们采伐下来的树木，向左前方望去。在那里，集材工人们正在抡着大斧，把树上的乱枝砍去，接着，又把树捆在钢丝绳上，挥动起小旗；于是坐在绞盘机旁的那个总是笑眯眯的小司机，就开动了自动卷筒，钢丝绳就在空中飞舞了，大树就顺着一道斜坡，好象流水一般集中到装车场上去了。

我很高兴在这个绞盘机工段，认识了集材工张汉林。

他长得黧黑，强壮，中等个子，有着一副淳朴的面庞和一双谦和的眼睛。他身上穿的白色工作服已经很脏了，好象刚从泥潭里爬出来的一样。他总是那么埋头苦干，逗人喜欢。人们告诉我说，他为人和气，勤勤恳恳，一天总是忙碌的，只要有点空闲

时间，就要找点工作做。去年，他曾经为了改进装车方法，牺牲了许多假日、星期天，都钻在家里捉摸着。一个月以后，他就默默地在家里，制作出了一个装车用的第四自动卷筒的模型。伐木者欢迎他，支持他，终于经过反复试验，成功了。装车场上采用第四自动卷筒，装车工人不但摆脱了笨重的劳动，而且生产效率也大大地提高了。

张汉林在集材方面，创造的“快速换号法”，既节省时间也节省人力，曾经在哈尔滨一九五五年举办的“东北内蒙森工先进经验展览馆”，得到参观者很好的评价。他在集材方面，还提出了大小配集的方法……等。不久以前，他又带着病，思量了许久，提出了放车卷筒的方法，解决了人们伤脑筋的串车的困难。……

一个黄昏，张汉林把我引到家里。小女儿抱着他的大腿，笑嘻嘻地跟我们一起走进了房门。

这是一间用木板和茅草盖的简陋的房子，里面倒很宽大。我一走进房门，最先看见的是挂在房中央的一只摇篮。摇篮缓缓地摆动着，篮里睡着一个婴儿。这是他的小儿子。坐在土炕边上的年轻的母亲，正在用手帕赶着飞向摇篮的蚊子。她看见有客人来，就急忙从炕上下来，一面倒水，一面说：“请坐。”我看见小桌上，放着张汉林学习文化的课本和妻子梳妆的用具。靠桌子的墙壁上，挂着几块玻璃镜框，放着他们小女儿的照片，他和工友的合影，还有从林子里采来的几只美丽的凤蝶。看起来，房子很简陋，但整洁，舒适；加上主人的热情，走进房里，就象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我很快就联想起来了，张汉林不正是在这个房间里，伴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大动脑筋，闷头实干，才试制出了受人欢迎的第四自动卷筒吗！

可是，张汉林不爱说话。他只告诉我说：“我是个共产党员

嘛！”你再要问他怎么寻找出那么多改进技术的方法，他就没有话了，只是摇摇头，搓着手，傻笑着，好象这一切都不值得一谈似的。

确实，张汉林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五年以前，他从农村来到这里，只是伐木场一个普通的集材工。但是，正是这个平常的人，他在劳动中的创造精神，给生产带来的变化却是极不平常的。难怪人们都愿意用称赞的口吻谈起他。

我从张汉林家里出来，他的小女儿也跟着跑了出来。我们刚走了几步，小女儿就“哇”地一声哭叫起来，跑到爸爸跟前，两只小手撒娇地抱住爸爸的大腿，要爸爸抱她去玩耍。他百般地乖哄她，还是哄不住。看来，女儿已经被他惯得很娇了。

可是，当我和张汉林分手的时候，忽然想到，他为什么能够那么勤恳地工作呢？不正是因为他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吗？他爱自己的女儿，也爱着祖国的大森林！不正是因为热爱生活，他才那么热情地五年如一日地工作着吗，才使他无论什么时候、即是拖着病身子也在捉摸着改进生产方法吗？他爱大森林的感情并不比爱女儿差些。正是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保护母、幼树的建议；而且他在集材的时候不也采用了挂树根的方法，保护着母树，保护着森林的下一代吗！

这时候，在绞盘机的装车场里，我看着张汉林和伙伴们，手里拿着运木材的押角子，正在把大棵大棵的红松装上台车。他们挥动着押角子，钳制着大树的样子是英勇的，令人羡慕的。

在这个工段里，我还想提到坐在绞盘机旁的司机官本贤。

小官今年只有二十岁。十七岁那年，一个人背着行李卷，来到了伐木场。他从乡里来的时候，没有带共青团员的组织关系，甚至也没有积极地寻找团组织，把自己团的关系转过来。自然，

当时他到森林里来是否准备安心干下去，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一来，先试着做号志员，打小旗。今年，他做了绞盘机的司机助手。在同志们和师傅们的帮助下，仅仅在不及半年的时间中，他就学会了复杂的绞盘机的操作方法。虽然，他还来不及完全学通机器的原理，可是已经能够开始独当一面地工作了。我看见他的时候，他独立操作已经有三十多天了。而且，他工作起来，总是那样笑眯眯地掌握着闸把，注视着前方。他的眼睛机敏，双手灵巧，一会集材那边的旗子摇了，他拉起这根闸把；一会人们要装车了，他拉起那根闸把，显出一种运转自如的样子。从山上集材的钢丝绳索，和山下集材的钢丝绳索，都是通过他的双手在天空和地面运转着的。也是说，那一棵棵为祖国生产的木材，也是通过他的手和同志们的手一起，从采伐面集了过来，装上了台车的。站在他的绞盘机旁边，看着他专心一意的样子，那含笑的神气，你就会感到，这个青年已经迷恋着自己的工作了。

宫本贤把他的聪明，已经用到了生产上。人们信任他，喜欢他。今年六月，小宫做司机助手的时候，能够努力地擦机器、查滑车、插捆木索，而且能够帮助别人，工作干得很欢。同时，当小宫去支援建立高空架索工段的时候，因为需要人做高空作业，他虽然没有在高空工作过，却主动请求领导，就背着锯子和斧子，爬上了一棵高大的枝叶繁多的大树。这棵大树将要成为高空架索工段的中心集材支柱，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在树上工作是特别艰苦和冒险的。小宫在大树上爬一阵，锯一阵，砍一阵，从早晨六点多钟到下午三点多钟，坚持干了七个多小时，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工作。在树下的人，谁不称赞小宫勇敢呢？小宫被人们一致评为先进生产者。伐木场共青团支部，把小宫的事迹记载到了“社会主义贡献簿”上。小宫拿着这个只有优秀青年才

能得到的小红本子，心里喜欢得不得了。但是，小官并不会夸耀自己，他工作得更欢了。

当然，小官早已对来伐木场时没有带团的关系这一点，感到很后悔了。伐木场团支部书记说，最近就要研究解决小官的团籍问题呢，“你知道，小官很聪明，是一个有前途的青年！”

至于现在，小官是否安心森林工作，也就不问而知了。一个星期日，小官和我坐在一起，低着头，有点带羞地说：“你不看，咱国家正在修那么多铁路，盖那么多工厂，不是等木材吗？”随即，他的声音忽然激动了：“在大森林里，我活到什么时候就要干到什么时候的！”

这时候，在绞盘机的棚架下，不知为什么，我看见小官有些紧张了。原来，一棵约有二十米长、七十厘米粗的红松，总是在台车上放不稳。他敏捷地再次提起闸把，红松浮起了，于是又缓缓地放着，放合适了。

突然间，一阵汽笛的尖叫声，压过了绞盘机的吼声。在列车发电机的那边，一辆小火车头吐着白烟开过来了。

小火车头停在工段前面，司机和调车员跳下来，挂好了连接环，它又尖叫着，把小官和工人们装满大树的两架台车拖走了。

呵，森林小火车有多么威风凛凛！它好象一条小蛟龙似的在森林中钻来钻去，吞食着难以数计的大树，于是又咆哮着向储木场冲去了。就是这些小火车，天天把工人们采伐下来的树木向外运转的。怪不得森林工人们喜欢小火车，总希望管理小火车的部门，能够创造性地发挥小火车的作用，和生产工段结成一支援爱团结的战线，以便国家能够更多更快地得到木材呢！小火车，你这条森林的小蛟龙，更加稳当勇猛地飞跑吧！

这时候，我留恋地离开了绞盘机工段，向小兴安岭上爬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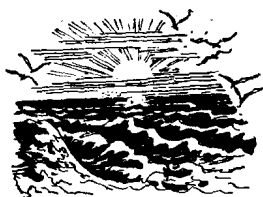
当我走过了伐木场，穿过了茂密的丛林，爬到岭上的时候，就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真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好的话语，好的字眼来说出我看到的一切哩！

我又想起了那个腰缠枪弹的猎人说的诗句：——呵，小兴安岭，这真是绿色的树的海洋！在翠黄色的阳光下，那天边溢漾着的深绿色的波浪的地方，那罩着白色的薄薄的云雾的地方，不正是一片汪洋大海吗？从天边望回来，那深绿色的波浪翻滚着，就渐渐地变成了激荡的海潮，不顾一切地向我身边涌来。我觉得胸口亮堂了，宽大了，可是怎么也容纳不下这气势逼人的海潮。我抬起头，激昂地站着。望不见边的小兴安岭，看不尽头的树海呵，你是多么浩大，多么富有！呵，绿色的树的海洋！一缕白白的云彩，从林头升起，向天空游去。天空，也是绿色的。绿色的天，绿色的地，把小兴安岭装扮得有多么美好！你再看那雄伟高大的红松，那秀丽多情的白桦，它们相依作伴，在森林中倾吐着爱情！婀娜多姿的树海，深邃幽静的树海呵！

这时候，我又看见一只雄鹰，高傲地在天空回旋。呵，雄鹰，你在森林里飞行了有多少年？你可曾看见过什么珍贵的东西？今天，你可曾发觉森林里起着一种什么变化，我们的人民正在森林里做着什么？那些酷爱着祖国大森林的人们，正分散在树海的各处，从事着一种艰苦的而又高尚的劳动。他们是觉醒了了的伐木者。他们的劳动是令人向往的。呵，我亲爱的伙伴们，你们的喊号声，将会呼唤起高楼大厦！你们用双手抚摸过的红松，将会输送到全国正在建筑的工地上去！你们汗珠洒过的大树，将要沿着这里，沿着小兴安岭铺向光明的大道上。

呵，绿色的树的海洋，海洋呵！

1956年8月，带岭



在海洋的胸膛上航行

夜来了。夜轻柔的抚摩着海洋。

我踏上停泊在大连港湾的民主十一号海轮，心里感到一阵异常的喜悦。虽然，我多么喜欢海洋，曾经迷恋过海上的日出，也曾经在海边和孩子们一起捡过海螺，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在海洋上航行过。现在，我就要在海洋上航行了，而且乘坐的是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一艘新型的海轮，这怎么不使人喜悦呢？

这时候，大连港湾显得美丽而明亮，那红色的和绿色的信号灯，拖着长长的光带，仿佛彩色的绸缎似的，穿梭在透明的海水之中。民主十一号海轮迎接了它的客人以后，就再次鸣起了笛声，向自己依恋的港湾辞行。当它徐徐地转过身来的时候，好象一只觉醒了的大鹏鸟，抖擻着强大有力的翅膀，径直地驶出港口，奔向了无边的海洋。

我倚在船栏上，极目眺望着海洋。

我看见，夜的海洋仍然是壮丽的，热情的。夜的海洋汹涌澎湃，闪烁着墨绿色的宝石的光亮。它掀起激情的浪花亲吻着海轮，它鼓动着丰满的胸膛，载负着海轮驶行。海轮呼吸着湿润的海上的大气，迎着凉爽适人的秋夜的风，愉快地航行着。

我也看见，张晋声船长高大而又稳健的身影，闪在驾驶台的玻璃窗前。他沉静地站着，昂着头，凝视着夜的海洋。在驾驶台

的正中间，隐现着一个水手，他挺着胸膛，笔直地站着，好象夜色中一位英武的勇士的塑像，我似乎能够清楚地看见他的两只大大的探视着海洋的眼睛。

我在驾驶台门口站了许久。我心里想，在这无边际的夜的海洋上，不正是这位船长和他的海员们承担着人们的生命航行吗？不正是他们把旅客们运送到各自的亲人的身边和各自的事业岗位上吗？我想起在海轮出港的时候，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高个子青年，他是那么留恋地连连地向海岸挥动着手臂，在海岸灯光下的人群中，有一个秀美的姑娘，也同时昂着绯红的脸面，激动地摆着手中的纱巾。海轮驶出港口以后，看不见那位姑娘了，青年还抓着帽子在空中摇晃着。他和姑娘离别了，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离别呢？我似乎觉得他现在还站在船尾频频向海岸了望着。或者，这时候也有人和青年抱着相似的心情，倚在船栏上眺望，思念着亲人。我也想起和我一起上船的那些母亲们，她们是否已哄着孩儿睡了呢？那些精神焕发的青年旅客们，他们的脚步声和谈笑声，响亮地从甲板上传了过来。他们为什么那么快活？是赞美着夜的海洋，还是欢谈着自己从事的事业？然而，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船长和海员们在辛勤地操劳，在密切地注视着海洋，在安稳而又迅速地把海轮引向远方。

我看着船长和水手的身影，又回望着海洋，觉得夜的海洋更加辽阔深远了。我也想起了张船长告诉我他第一次出海的情景。

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十七岁的水手。他跟随着上海一艘叫作“同德号”的轮船，第一次航行在黄海上。他是崇明岛人，生长在海边。从小，他每天看见那些打渔船游荡在海上，心里就幻想和渔夫伯伯们一起，去探索海洋的秘密。当他长大